

屋檐下的老镰刀

李德禄

流金岁月

我家有一把老镰刀，那是爷爷留下来的农具，到了父亲手里又继续使用，一直到父亲去世，这把镰刀一直留在家中。它劳累了几十年甚或近百年，如今它老了，显得有些驼背弓腰，我们没有嫌弃它，几次搬家迁居，扔了不少陈旧物品，却始终舍不得扔掉这把镰刀。农闲时，就把它收起来，擦拭干净后，挂在屋檐下的墙上。

一把镰刀活得不容易，从春至秋，割除蒿草、披荆斩棘，不论坡冈平野，还是田间地头，它都威风凛凛。几十年过去了，它和爷爷、和父亲，像战友、像兄弟，总是甘苦相随，患难与共。这把镰刀历经风雨，顺应农时的沉稳脾性，闲时静静地垂挂墙上，像劳累的爷爷、疲惫的父亲，进行暂时的休养歇息。风吹镰动，它好像嘟囔着什么，仿佛父亲解乏的呼噜声，又像是庄稼梦境的呓语。然而，一旦进入劳作的季节，它便目光炯炯，同心戮力地适时出击。自从它落户到

炊烟缭绕的农家，从第一次接触到爷爷布满老茧的粗糙之手，便植入了扎根热土，为农家服务的职责，直到父亲接手后，它依然不怨不悔，鞠躬尽瘁地执着着自己的使命。

到了我这辈儿，由于上学、当兵、工作，老镰刀无暇使用，便闲置起来，长期挂在屋檐下，身上也显露出浅浅的锈痕。老镰刀，原本是块生铁，在熊熊炉火的高强度烧烤中，经铁匠在砧板上的反复敲打锻造，从成型到蘸火的那刻起，它完成了生命的伟大跨越，烈火、汗水赋予了它挥斥方遒的功能，使其成为农事活动的利器。它内敛起靛蓝的光泽，卧身商家的柜台上，耐心地等候着主人的来临，自从被爷爷认领后，便在浩荡的胆气中，孜孜不倦地磨砺出辉煌的岁月。镰刀与爷爷的过往，我不得而知，但它与父亲休戚与共的经历，却是我亲眼所见。

父亲把水滴洒在青灰色的磨刀石上，双手握住镰刀，将刀口平放在石头的凹处，一个劲儿地来回推拉，随着石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其刀口被磨得锃光瓦亮，擦掉出它内蕴的斗志和在田野中开疆拓土的彪悍。父亲竖起拇指试其锋芒，脸上露出

心满意足的微笑，像孩子似的抡着镰刀，挥划了一个又一个的弧形圈儿，然后喜滋滋地别在腰间，昂首阔步地走进山野田园。镰刀显得有些自鸣得意，那是被主人认可的骄傲，刀身淌下的水滴，犹如激动的泪水，父亲心里的喜悦溢于言表，那种踌躇满志的沉默，胜过了千言万语。自那刻起，他们成了非同寻常的朋友，劳作的激情在他们之间风起云涌。

镰刀，与其他农具一样，是乡间的传统农具，一经土地和作物的开光，便神情亢奋，一脉相承的操劳和刻骨铭心的经历，使其成为我家族中光荣而亲情的一员。当看到它割下的成堆谷草，看到那些小麦、谷子、高粱、玉米的草秸，我打心底感谢这些农作物和蒿草，因为它们成就了镰刀和父亲的深度默契。在抗日战争时期，父亲用镰刀砍杀过日本鬼子，这使它它与父亲之间的情谊更加炉火纯青，辛勤的劳作，庄稼得丰收，镰刀仿佛得到丰硕的回报。

我上中学的时候，每逢节假日都去生产队里劳动，俗话说“麦熟一晌”，小麦齐刷刷地黄了，摇曳着大地的骄傲，参差了庄户人斑斓的梦想。开镰了，我手提这把镰刀，

大步踏入麦田，和小伙伴较着劲儿地开割起来。我把刀刀倾斜地置于小麦根部，刀背紧紧贴住地皮，随着“嚓嚓”的收割声，我纵横捭阖，往来穿梭，小麦一片片为之倾倒。镰刀，就像赛马场上奔驰的骏马，刹那间便冲在前面，我心中丰收的喜悦和不甘人后的心理，被它表达得淋漓尽致。

歇息时，我抚摸着闪光耀眼的刀刃，感谢它的威武助力，突然，一个小伙伴跑过来，触碰到我肩头，锋利的刀刃划破我的手指，鲜血流下来，滴在刀面上。顿时，镰刀显得很愧疚，水滴仿佛它是委屈的泪水，似乎在对我说对不起。

退休后，我长期在老家居住，邻居让出一块自留地让我打理，我重新拾起父亲用过的镰刀，如今的它，尽管刀喙有点发黄，浑身锈迹斑斑，刀刃却依然锋利如故。我学着父亲的样子，在磨刀石上反复推拉，除锈迹、开利刃，老镰刀依然锋利如故，照样继续着其风尘的骨性，同我一起出没于垄亩蓬草之藪，俯仰于世俗烟火之间，重新拾回昔日如火如荼的日子，镌刻出农事的豪放与遒劲。老镰刀，耿直刚健，坦率卑微，却从不拖泥带水；信念坚定，堂堂正正，尽

管比不上逐日的夸父、补天的女娲、填海的精卫，但作为大地的忠诚守卫者，它义无反顾地延续着农业文明的薪火相传。

春光明媚，我走入了闲置了多年的地块、田地里，被半人多高的蒿草遮盖得严严实实的不见土色，我挥动着镰刀，从地边到地堰，足足用了两天时间，才彻底将蒿草割除干净。我把地边上的枯枝、荆梢儿，地堰里的秫秸杆连同蒿草码放成垛，在地堰里堆起两座小山似的草堆，上面披盖上厚厚的土层，经几天的微火慢燃，它们由灰土变成了精肥。这是镰刀的功劳，它成为我喜获丰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它总是为历久醇香的乡情背书，总是以谦逊的仪态忙碌于乡野。

老镰刀，犹如老实巴交的父亲，总是不知疲倦地劳作于田园之中，它尽管少言寡语，却在进退之间一步一个脚印，走路走得扎扎实实。我背驮着收获的粮食、菜蔬，从田畴送至庭院，总会想到老镰刀的功绩，如今，它也成为了我的挚友，造就了我从容抚慰乡愁的资格与底气。握着它，我就像握住了岁月的风雨和乡音的呼唤，感受到叶落归根的幸福。

过了盛夏，永定河里菖蒲葳蕤蓬勃，为永定河穿上了翠绿色的围裙，给焕然一新的永定河增添了浓郁的诗情画意。

菖蒲，村里人都叫它蒲棒草或蒲草，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水菖蒲长在河流、沟渠、坑塘的浅滩之中。淡黄色的花像仰天的喇叭，那硕长的叶，似宝剑形状，“沙沙沙”的剑气挤擦间柔腻腻的水草腥气就散逸出来。它们挤满了近处水域，你挨着我，我挨着你；连片的菖蒲，又一直蔓延向上游、下游，视野所及，到处是它们的翠色屏障。河风吹动，蒲草泛着水淋漓的绿意，波涌浪卷，分外迷人。

欢腾的永定河水养育着茂盛的蒲草，蒲草下有成群的鱼、虾遨游，蒲草花开烂漫时，彩蝶在花丛中翩翩飞舞，绒嘟嘟的小蜜蜂在花蕊间奔忙。

自幼在永定河边长大，小姑娘时的我，放学后常挎着篮子端着水盆，去永定河边洗衣。坐在一块大石上，脚踏两块小石，面前再安置一块洗衣石，弯腰搓洗间，简直就是被摁进了蒲草的绿漩涡。身边浅水处、湿地上甚至洗衣石的旁边，从丛菖蒲在你面前摇曳，一抹抹鲜绿映入眼帘。“咕呱，咕呱……”此起彼伏的蛙声清脆悦耳，为永定河唱响了盛夏之歌。

喜欢这种水草，尽管它们叶子直立狭长，尖头薄刃，带着一种霸气，但我还是喜欢。其实，蒲草的叶脉平行，不仅耐压，且有柔韧性。在烈日似火的伏天，我和小伙伴们常用蒲草编织简易草帽遮阳；村里人喜欢剪来蒲草做绳索，包粽子时绑粽子，韭菜上市时绑韭菜。蒲草还被巧手的人，编成一些家常用具：帘子、扇子、草鞋、小筐、小篮……如今，有一种蒲草编织的花盆套，套在花盆上，抽杆有趣，富有乡野之味。

蒲草初萌芽时，水下那截芽圆饱满、肥嫩清香，剥开一层层蒲衣，露出白嫩嫩的蒲肉，真是肥嫩清香，圆润如水。

蒲草给我记忆最深的还是蒲棒。每到夏天，永定河的蒲草抱杆而立，那才是孩子们最为喜欢的。蒲棒其实是蒲草的花穗，色棕黄、形似烛，质地初时坚硬，之后蓬松，最后柔软如鹅毛，轻轻吹口气，便如蒲公英悠悠飘起来。

女孩儿爱蒲棒，至多是折几支带回家插瓶，等它慢慢羽化，再把它一支支吹掉，吹出漫天雪的意境。男孩子是用来打仗的，熟透的蒲棒，轻轻一碰，绒毛便如炸弹般散开。他们手执蒲棒，互相朝对方的脑袋击打，蒲棒就“嗖”地腾开飘飞，白花花、软绵绵的绒毛，像仙女撒花一样飘扬。我还听奶奶说过，以前我家和村里的许多农民都很贫穷，买不起棉花，冬天就用蒲棒绒絮被褥……

往事如烟，童年的记忆已经渐行渐远。如今，焕然一新的永定河及滩上的蒲草所承载的又何止是童年的美梦？

永定河滩上的菖蒲

耿春荣

指导教师：马淑琴 刘晖

人生将从母校的画卷中启程

带着六年的欢乐和感动

冬天是清淡素雅的水墨画

秋天是层林尽染的水粉画

夏天是浓墨重彩的油画

春天是姹紫嫣红的水彩画

都是多姿多彩的画卷

一花一树

学校里的一草一木

一对飞翔的翅膀

一对知识的翅膀

一对纯真的翅膀

母校为我插上一对翅膀

大峪二小六年级(4)班隋源

在母校成长

去迎接一段新的旅程

带着母校慈母般的爱

结结实实的基础

为人生奠定

扎下小树的根

在母校的怀抱里成长

我是母校用母爱培育的一棵小树

六年慈母般的关怀与爱护

六年慈母般的教诲与启迪

陪我度过六个春夏秋冬

是母亲的母

母校的母

母亲与母校

大峪二小六年级(4)班李典

穿越半个世纪的东方红隧道

张柱桂

由西六环门头沟军庄上下匝道处向西，新建的国道109新线高速公路横跨永定河上，由此一路西行穿山越岭，直达河北省。这一工程全长65公里，建设桥梁多达35座、隧道16个，工程不可谓不大。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如今，在我国版图上，一桥飞架江河、峻岭，一隧穿过高山、海底的“中国奇迹”，数不胜数，其中很多位居世界之最。而在20世纪50、60年代，这样的奇迹不仅微乎其微，就是在崇山峻岭间开辟一条等级公路、一条铁路隧道，也实属不易，要靠大锤钢钎、手推车那种原始方式，靠坚忍不拔的“愚公移山”精神。就说1965年在门头沟区长安岭山顶(俗称黄土台)建设的东方红隧道，别看它只有500多米长，但那也是当年的杰出代表作之一。

门头沟区属太行山余脉，山地面积占全区面积98.5%，沟谷纵横，层叠叠嶂，海拔1500米左右的山峰有160多座。在这群山峻岭间，古代留下的一条条商道、香道和百个古村落，见证着山区百姓劳作生活的艰辛，述说着曾经的“古道西风瘦马”曲折。20世纪60年代，党和政府为了畅通京西山区道路，缩短城乡距离，在修建109国道“三雁”段(三家店至

雁翅)时，决定在上苇甸西侧长安岭山上修建一个穿山越岭隧道。

当年建设这个隧道之初，因其位置所在取名“长安岭隧道”，建成后更名为东方红隧道。隧道开工日期是1965年7月1日，很有纪念意义，次年8月底隧道建成竣工，历时13个月。隧道所在长安岭的海拔高度270米，南侧是陡坡沟谷，东西两端是盘山公路。

那个年代在高山修建公路隧道，一是缺少电气化、数字化现代机械设备，二是绝大部分工程要靠人工锤敲钻凿、炸药爆破、肩挑手提、斗车运输，三是施工人员要在烈日寒风陪伴下吃住在山上。如此条件下打通几百米长隧道，困难和难度可想而知。据史料记载，当年设计部门曾提出两个隧道建设方案：一个是开凿山洞，那样可缩短400米盘山路，省去12处上下盘山弯道，还能减少10万方土石量，但这一方案工期长、投资大、工程艰巨。另一个方案是今天看到的盘山而上的东方红隧道，这一方案是隧道开凿的隧洞短，工期相应也短，而相对盘山路要多。经有关部门综合研讨协商，最终采用了后者，先后参与施工的不仅有怀柔、房山、密云等区县民工，还有北京地铁工程兵部队官兵。

当年建成的东方红隧道，全长526.55米，洞宽8米、高5.9米，全部为钢筋混凝土灌注浇筑，坚实牢固；沥青铺筑隧道路面，两侧是人行安全步道，笔直通畅，照明设施完备。20世纪80、90年代，市政道路部门进一步完善、规范了隧道进出口两端延展公路上的道路标识、安全防护装置，令往来东方红隧道的车辆、游人，增加了更多舒适感和安全感。直到1998年八达岭复线公路隧道开通之前，东方红隧道一直是北京郊区最长的公路隧道。

今天，我们回望50多年前建设的东方红隧道，有的人也许会说，与国道109新线高速公路上那些隧道相比，太不足为奇了，是的，这就是不同时代我国隧道建设不同的奇迹所在。当年建成的东方红隧道，不仅代表了那个时代我国公路隧道建设水平，凸显了工程建设者勇于攻坚克难的能力及智慧，而且畅通了109国道中枢节点，从时空上缩短了深山区与京城距离。忆往昔，峥嵘岁月稠，雄踞长安岭山顶的东方红隧道，虽然，在风风雨雨中穿越了半个世纪，但依然风姿绰约，在人们心目中是一道叹为观止的景观，途经那里的人们对其都印象深刻。

优秀地下工作者崔显堂

袁树森

革命活动过程中，崔显芳发现自己同村的同宗兄弟崔显堂是个好苗子。

崔显堂(1896年—1942年)，门头沟区田庄村人，出生于农户家庭。他年幼的时候喜欢听评书，评书中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侠义之士，对他的影响很大。在崔显芳的引导下，崔显堂逐渐走上革命道路。

“七七事变”爆发后，田庄地区中共党组织努力与上级党组织及党领导的军队联系。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人们，也纷纷寻找保家卫国的出路。1938年的一天，八路军的一支部队开拔到了崔显堂的家乡附近，宣传抗日救国。崔显堂的心中非常的振奋，他坚信，只要跟着共产党走，团结奋斗，就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第二天，他就动员村里的几位年轻人参加了八路军。同年冬天，经崔兆春(崔显芳的侄子，时任七区宣传委员兼田庄村党支部书记)介绍，

崔显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日伪军在1939年对平西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三次大的“扫荡”。为了配合八路军反“扫荡”，发动更多的父老乡亲加入抗日队伍，崔显堂按照党组织的部署，在田庄村及其附近的村子建立了农会，经常组织会员到周边村子宣讲党的政策和抗日的道理。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田庄地区群众抗日情绪高涨，每个村都组织了儿童团，建立自卫队，站岗放哨查路条、征粮做鞋抬担架、破路割线埋地雷，样样工作田庄村都走在前列。

在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和封锁之下，平西根据地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1941年，田庄地区党组织决定成立合作社，经营日用品，一方面可以方便群众，另一方面也能为党的活动提供便利，崔显堂被任命为合作社主任。在日伪军经常出没的田庄村，要办好公开营业的合作社，其中艰难

和危险可想而知。

1942年5月16日，日军在田庄村设立了据点。村委书记崔兆春找到崔显堂，郑重地对他说：“鉴于日伪军对根据地加强了封锁，八路军和根据地人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上级领导经过研究决定，为了能够更好地打击敌人，保护群众和在这一地区养伤的八路军战士，希望崔显堂当这个乡长，利用‘伪乡长’的身份进行抗日活动。”

当“伪乡长”，在老百姓的眼里那就是汉奸，是要被人骂八辈儿祖宗的，为此，崔显堂心中非常苦恼。崔兆春对他说：“你可以凭借‘伪乡长’这个合法身份打入敌人内部，侦察敌情，帮助八路军更好地打击敌人，保护我们的干部和群众。”一席话说得崔显堂思想豁然开朗。相比抗日大业，被人误解、个人荣辱又算得了什么呢？自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党布置给自己的

工作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于是，他就当上了“伪乡长”，开始以“伪乡长”的身份应付日军，而晚上则秘密地开展党的活动。

虽然，身为“伪乡长”，但是，崔显堂并不给鬼子办事，没给鬼子派过一名民夫，交过一粒粮食，只是以各种理由推脱，虚与周旋而已。暗地里为八路军搜集情报、筹集公粮、掩护干部、护理伤员……

1942年6月14日，鬼子抓捕了崔显堂，虽压杠子、灌辣椒水、用火烤，受尽酷刑，但他坚贞不屈，始终未吐一个字，鬼子恼成怒，残忍地把崔显堂杀害了。

崔显堂牺牲后，他的家人逃进了深山，倍受艰辛。长期以来，崔显堂的真实身份连家人都不知道。直到1978年，原七区的区委书记崔兆春回乡探亲，才揭开崔显堂当“伪乡长”之谜。经崔兆春证明，几年后，党和政府正式追认崔显堂同志为革命烈士。

门头沟的故事

1983年，门头沟区田庄村一位抗战时期的“伪乡长”被迫认为革命烈士，这件事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这位烈士逝去40多年后，他的家属和乡亲们才知晓其真实身份，他就是被淹没了4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崔显堂。

提起崔显芳，大多数人都知道，他是门头沟区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可是提起他的堂弟崔显堂，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他也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922年，田庄青年崔显芳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今门头沟境内的第一位共产党员。1924年夏，他回到家乡雁翅镇田庄村，将革命的火种带回宛平大地，在秘密开展